

丝绸之路

历史文化
研究丛书

何志龙/主编

李宗俊◎著

唐前期西北军事地理
问题研究

TANG QIAN QI
XI BEI JUN SHI DI LI
WEN TI YAN 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丝绸之路

历史文化
研究丛书

何志龙/主编

唐前期西北军事地理

问题研究

TANG QIAN QI
XI BEI JUN SHI DI LI
WEN TI YAN JIU

李宗俊◎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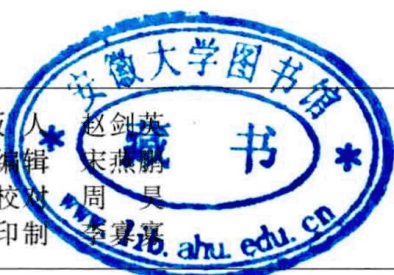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前期西北军事地理问题研究 / 李宗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5519 - 6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军事地理—研究—西北
地区—唐代 IV. ①E993.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658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 震 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09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渗透日益增强。同时，越来越复杂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已不可能在单一学科领域内解决，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需要借助相邻或相关的学科，汇集不同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这种由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动力促进了学科的交叉，推动了交叉学科的出现。另外，新的理论也往往出现在学科的边缘或交叉点上。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而出现的新兴学科。因学科交叉而出现的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是传统学科内涵的深化和扩展，也是新兴学科在走向成熟和成为独立学科的前期阶段。因此，学科交叉在促进传统学科发展的同时，已成为新兴学科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为适应学科发展新趋势，进一步优化我校学科结构，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彰显学校的特色和优势，陕西师范大学及时制定了《陕西师范大学交叉学科培育计划实施办法》，历史文化学院积极响应学校学科发展规划，依托主体学科——历史学，与所涉及学科——民族学及政治学，申请并获批确立了“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交叉学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校历史学科拥有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别为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考古学为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别设有中国史和世界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历史学科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而我校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下设的中亚研究所，在西北少数民族和跨界民族以及中亚研究领域颇具优势和特色。其实，民族历史学并非当代才出现的新兴学科。民族历史学源自 20 世纪初美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界。1954 年美国创办的期刊《民族历史学》的出

版，标志着“民族历史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登上西方学术舞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被广泛认同和使用。西方“民族历史学”研究呈现较强的地域性和跨学科性特征，充分利用民族学、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已有的研究平台，有效应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和重新解构地区性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如美洲印第安民族与文化，亚非一些跨界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以颇具战略性的眼光着力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地区性民族问题的根源、发展演变趋势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成为某些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为相关国家制定内外政策与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翔实可靠的背景知识与理论依据。

民族历史学在国内尚处认知和初步发展阶段，目前也没有机构以此为学科名称，但其学科特性为我们整体研究我国西北、中亚、中东三地区的历史、民族、宗教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提供了较为恰当的平台。从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到甘肃再到新疆，从中亚诸国到中东，都在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上交往密切。特别是从我国的新疆，到中亚，乃至中东，历史上民族构成复杂多样，民族迁徙极其频繁，多种宗教信仰在此交汇，并经由其地向东西方传播，因此文化上东西兼备，相互辉映。今天，从民族历史学进行整体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从学科建设上也必将深化对民族历史学的认识，由此推动民族历史学在国内的发展。

我校交叉学科“民族历史学”的研究地域恰好在丝绸之路沿线。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我校具有一定研究基础，无论从历史视角的研究，还是从民族视角的研究，也不论从宗教层面的研究，还是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都拥有一批很好的研究队伍，也产出一批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本交叉学科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设立，并希望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有所开拓和发展，特别是深化对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和中东国家的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设计，主要资助出版有关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跨界民族、中亚和中东历史及民族和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我校民族历史学交叉学科的发展打下基础。

何志龙

2014年12月于陕西大雁塔校区3号高层

序

西北史地的研究，发轫于清代乾嘉年间，至晚清已成引领学界一时风气的显学。这是因清代西北边徼多事，众多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究心所致。加之，近代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新材料的不断涌现，该领域的研究更是久盛不衰，成果斐然，一时名家辈出，从北京大学的中古史研究中心到武汉大学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就是典型。

前人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果，既是后人前进的动力，也是挑战。李宗俊博士的此著作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出的新成果，为西北史地研究增添了一部力作。回想 2006 年他报考我的博士，看了他硕士毕业论文和硕士期间发表的两篇论文后，感觉颇有学术潜质，于是欣然收置门下。在随后的三年攻博期间，他勤奋治学，思维敏锐，视野宽广，很快便脱颖而出，一连发表了数篇高质量的学术文章，获得南京大学年度文科研究生最高奖助学金。李宗俊读硕期间，在兰州大学受到敦煌学研究所陆庆夫教授的教泽，已经熟悉敦煌、吐鲁番文献，熟悉研究动态，并已经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于是最后确定了这个选题。

学术研究的宗旨是要发覆、决疑，要在论及的问题上深入突破。李宗俊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在许多看似陈旧的问题或似乎已成定论的问题中，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得出令人信服的新结论。该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处处有精细的考证，透过这些精细的考证，可以看出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不俗的史识，以及扎实的古文功底。

另外，该书做到了三个结合。首先，传统史料与新材料的结合。新

材料的运用始终是推动历史研究前进的新动力。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新材料，无疑是近代以来推动史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新材料。20世纪初，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敏锐地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该书立足于系统的传统史料，又大量地运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新出墓志石刻资料，网罗宏富，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言之凿凿，让全书立足于翔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其次，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所论问题放置在唐代经营边疆的大背景之下，用一件件鲜活的材料追忆探讨，一幅幅政治风云、军事斗争、民族分合的广阔画面就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引领我们去探寻，这是该书的又一大亮点。

最后，边疆史地与民族问题的结合。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种族与文化是研究唐代的关键。在历史研究中，许多问题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在当前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背景下，历史研究偏向于一味的追求专、深，结果往往忽略了史事之间的有机联系。历史时空与人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去研究历史时空，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尤其是地处边陲、民族交错的地区，抓住了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离合聚散，应该就抓住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要领。

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该书内容，涉及唐代西北疆域、行政建置、军防体系、道路与关隘、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方面。内容并未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是摘取其中若干选题，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因而写得有理有据，写得有深度，做到推陈出新，平中见奇，发人深省。原稿中，行政区划的研究占了很大篇幅，在这次修订稿中他做了删除。

2009年在博士论文答辩之际，他的论文得到了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辛德勇、贾二强、李天石、刘进宝、华涛、刘迎胜、胡阿祥、武秀成等专家学者的好评。因而毕业后他能顺利地进入唐史研究的重镇陕西师大工作，成为其中的一员。五年来，李宗俊又根据专家的意见、建议，

对书稿进行了认真修改，补充了许多实地调查材料，使其更臻完善。今特此郑重地推荐给读者。

李昌宪

2014年7月11日于金陵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朔方节度	(9)
第一节 唐朝在朔方部署的各军、戍	(10)
第二节 隋唐时期北部疆域的开拓变迁	(21)
一 隋代突厥势力向漠南发展，隋突分疆推至河套 及其迤东地区	(23)
二 隋末唐初东突厥大举南侵，威逼关中腹地	(28)
三 贞观初突厥降服，唐疆域延至大漠南界	(30)
四 薛延陀、乙注车鼻可汗部降服后唐北疆空前扩大	(32)
五 后东突厥兴起以后的唐突分疆	(34)
第三节 唐代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再考	(36)
一 二都护府的初置	(37)
二 二都护府中期的变迁	(45)
三 二都护府的后期	(57)
第四节 隋唐两代北部防务的变化及其背景	(58)
一 隋代大修长城及其背景	(58)
二 唐初防御工事的继续修筑到积极反攻的变化	(64)
三 唐代羁縻州府的防御功能	(67)
四 中宗到玄宗唐北部边城的构筑与新的防御体系的 最终形成	(70)

五	外交政策、军事制度及重用将帅等在防务中所起的作用	(72)
第五节	隋唐时期气候变化对北亚民族关系的影响	(74)
一	隋开皇年间的旱灾和隋与突厥关系的变化	(75)
二	贞观初年东突厥灭国	(78)
三	高宗武后时期后东突厥建国与唐对漠北九姓失御 ...	(81)
四	开元初年的突厥内乱与九姓铁勒的大规模降唐	(83)
五	后东突厥灭国与回纥在漠北的兴衰	(86)
六	小结	(88)
第六节	《拔川郡王神道碑》所记论弓仁事迹及相关问题 ...	(92)
一	“九姓之乱单于”与突厥各部的大规模降唐	(93)
二	开元四年平定突厥降户叛乱、开元十年“木盘之役”擒康愿子者皆为论弓仁	(99)
三	朔方节度使设置的时间应为开元六年	(102)
第七节	开元六年《征突厥文》及相关的唐突战争考辨 ...	(107)
第二章	河西节度	(119)
第一节	唐前期在河西的各级军事边防组织考	(120)
一	部署在河西的各军	(121)
二	部署在河西的折冲府	(141)
三	部署在河西的镇	(143)
四	部署在河西的守捉	(144)
五	部署在河西的戍、烽	(145)
第二节	河西的战略地位及唐前期对河西的经营	(150)
第三节	河西诸军重点防守的要塞及通道	(159)
第四节	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及相关史事考	(170)
一	瓜沙二州间的三条驿道	(171)
二	第五道——莫贺延磧道	(174)
三	稍竿道	(179)

四	大海道	(181)
五	大磧路	(183)
六	西域南道	(189)
第五节	敦煌寿昌县的废置与唐前期对西域石城、播仙 二镇地区的经营	(192)
一	寿昌县的初置及二镇地区归唐	(193)
二	寿昌县的首废与再置	(195)
三	二镇地区首次建镇、属沙州及唐对该地区的 牢固控制	(197)
四	八世纪初的二镇地区及寿昌县的再废与三置	(201)
五	小结	(203)
第六节	考古文献所见的几次河西战争	(204)
一	李无亏墓志反映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沙州保卫战	(207)
二	《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所见吐蕃进攻 河西的两次唐蕃战争	(212)
第三章	陇右节度	(226)
第一节	唐前期在陇右的军事部署	(227)
一	部署在陇右的各军、镇	(227)
二	唐陇右诸州所设的折冲府	(248)
三	部署在陇右的守捉、镇、戍、烽燧	(249)
第二节	隋唐王朝对陇右地区的经营	(257)
一	隋唐对陇右河湟地区的最初经营	(257)
二	吐蕃北扩与唐蕃初次交锋	(259)
三	吐蕃再次北扩，唐蕃争夺再起	(260)
四	唐蕃再续姻亲旧好，吐蕃经外交巧取唐九曲地	(263)
五	开元二年唐蕃临洮大战与陇右节度使的设立	(264)
第三节	唐代石堡城位置考	(268)
一	对史籍所载石堡城位置的质疑	(269)

二	对甘南羊巴城为唐石堡城的论证	(272)
三	石堡城的交通、战略位置与唐蕃殊死争夺的 原因再探	(278)
四	唐代赤岭位置及河州、洮州南通吐蕃道考	(281)
第四节	道格尔古碑即唐蕃赤岭划界碑考辨	(290)
一	道格尔古碑与赤岭划界碑之文献记载相符	(291)
二	道格尔古碑与唐蕃赤岭划界的史事相符	(295)
三	道格尔古碑与唐蕃清水会盟或长庆会盟无涉	(298)
第五节	唐蕃古道的开辟与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 事迹新探	(302)
一	王玄策即王名远论	(304)
二	对《大唐天竺使之铭》相关问题再探讨	(306)
三	对王玄策出使次数及历次行程路线等 相关问题再探	(309)
四	王玄策《西域记》与官修《西国志》对 《通典》等史书的影响	(315)
第四章	北庭节度	(322)
第一节	唐朝在伊、西、庭三州的行政建置与军事 部署情况	(322)
一	三州的行政建置	(323)
二	部署于三州的各军	(328)
三	三州境内的折冲府	(332)
四	三州境内的军镇、守捉	(333)
五	部署在三州境内的戍、烽	(335)
第二节	隋唐王朝对西域疆域的开拓	(338)
一	隋对西域的经营	(338)
二	唐灭东突厥与伊吾归唐	(342)
三	出兵吐谷浑, 争夺西域南路的控制权	(344)

四	贞观十四年灭高昌与西、庭二州的设立	(345)
五	北庭都护府到北庭节度使的转变	(350)
第五章	安西四镇节度	(353)
第一节	安西四镇的行政建置与军事部署	(353)
一	安西四镇所辖州府	(354)
二	四镇境内的军、镇、守捉、驿馆、关隘	(359)
第二节	唐前期对西域安西四镇的经营	(365)
一	安西都护府的设置及唐与西突厥西域之争	(365)
二	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与唐疆在天山以北和 中亚地区的再扩大	(370)
三	唐与吐蕃、西突厥残部等对四镇的争夺	(373)
四	开天之际唐与东突厥、突骑施、吐蕃、大食 在西域的角逐	(378)
结语	(384)
参考文献索引	(386)
后记	(396)

绪 论

一 选题缘由

西北历史地理是一个自清代以来即为学界重视的老课题，成果已经很多。这一领域的研究之所以先后相继、成果迭出，一二百年来兴盛不衰的原因，是由其自身的独特之处所决定的。一是该领域所跨时间段长，所涉问题广泛，从先秦以来东西文明的交流往来，到汉唐帝国的疆域扩张，至近代中国边疆的危机，下延至今天的边疆民族问题，涉及民族、宗教、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等领域；二是该地区地理位置独特，处于古代东西交通干线和中西文化的交融、荟萃地区，也是历代东西之间、南北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间直接接触、争夺、控制的地区；三是近代以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层出不穷，如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土，楼兰等遗址的发掘等，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直至目前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研究将取之不竭的资源。

然而，在学术界对该地区的关注持续不断，研究成果日益丰硕的背景下，要继续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有很大的挑战。因为研究者自身所具备的知识背景与实际的研究能力就成了该研究成果大小与多寡，研究价值与意义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在这一因素的制约之下，当今学科分科过细，研究者专业面往往偏窄，研究视野与角度狭隘等弊端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就已充分暴露和显现。以至于许多研究者的视野始终停留在新材料的猎取与表面问题的简单诠释，对已有的文物与文献缺乏结合传统文献的深刻剖析与综合归纳。尽管出土文书与文物、实地考察的资料是推进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而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价值在于对正史

资料的补充与印证，其价值不在于一人、一物或是一地的简单记载与解释，而在对整个西北，乃至整个东西、南北民族、政权、文化圈之间纷争、交往、文化渗透与传播史的深刻诠释。

有感于以上几方面的认识，笔者自2003年于兰州大学读敦煌文献学的研究生以来，在陆庆夫先生的指导下，在全面了解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基础上，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研读隋唐五代的正史典籍，尤其对该时期的民族与地理问题特别的关注。结果发现，将新出土文献与正史结合，将民族问题与地理问题结合，将出土文献记载的史事放置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往往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也深深地感到，为了很好地将出土文献与正史结合，就必须在正史研究中打好基础。2006年，笔者有幸被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录取。两年来的学习，笔者受到了导师李昌宪先生在地理沿革史等方面的系统指导，同时选听了刘迎胜、华涛、张学锋、胡阿祥、颜世安、范毓周等老师的课，使笔者在民族学、西域史地、历史文献、军事地理等领域的研究大开眼界，思路拓宽，视野放开。同时在这期间，南京大学百年以来积淀的丰富学术资料，使笔者受益匪浅。学校在古代史方面的典籍、前人研究的成果，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内外各种报刊，几乎应有尽有；加之图书管理方式的先进，尤其图书管理人员的耐心尽职，使笔者在知识储备上大有进步。从而感到新旧知识的储备已逐渐成熟，思路方法已经明晰，实现自己的初衷，在西北历史地理方面，紧追学术前沿，有所建树，已经时不我待了。此外，笔者来自西北，加之近年来，笔者对青海、新疆许多地方的实地考察，对西北地形地貌、自然环境、文物古迹等比较熟悉，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条件已初步具备。

二 选题的意义

内藤湖南先生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主张：“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也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二位先生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这种转变，今天已经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实际上，不仅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唐宋之

际民族与边疆问题的重心也先后有明显的不同。唐代，尤其在唐前期，民族问题主要集中在西北，主要的边疆威胁在西北。而从唐后期起，中经五代，到北宋初年，中原王朝面临的民族边疆问题与外来的威胁已经明显转移到了东北。

考察唐前期面临主要的边疆威胁，实际是与西北民族关系紧密关联的。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种族与文化是研究唐代的关键。民族问题是解开隋唐史研究的另一把钥匙。民族问题与边疆历史地理问题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唐朝统治者对各民族与国家文明采取的开放和兼容并包的态度，使唐代出现了民族融合、中外交往频繁的局面。同时，唐代由于周边民族与政权的存在，在整个唐王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民族战争和军事冲突时有发生，民族问题错综复杂。研究该时期各民族的历史与民族关系，以及唐王朝为处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祖国历史的客观事实，以及正确处理今天的边疆民族关系，均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唐代前期又是历史上奠定我国辽阔疆域的重要时期，深入研究该时期唐王朝在西北疆域的开拓，尤其是唐代在西北各地区的有效统治与边防管理的措施，对于今天进一步说明我国辽阔疆域的历史形成及构建今天的国防安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唐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其文明强大的一个重要基石就在于它完善的军事国防体系。唐帝国强大的军事国防体系创建于唐初，完备于中宗至玄宗朝。最终在玄宗开天之际，形成了以守为攻，组织严密，城防坚固的西北防御体系。这个体系是以河西为中心，陇右、朔方二节度为两翼，安西、北庭二节度向西北发展，既分工明确，又协调统一。它们的具体职责为：“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陇右节度备御吐蕃”；“朔方节度捍御突厥”；“安西节度抚宁西域”；“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整个唐前期的西北军事防御体系是经过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一个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

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

流。”在唐史研究中，出土文献作为“新材料”的作用和价值尤为典型和突出。今天可以说，在唐史研究中，尤其在西北民族与边疆史地的研究中，如果离开了敦煌、吐鲁番文献，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及价值都是要受到很大限制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价值主要在于对古代历史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有很多涉及西北民族、军事、地理，利用新资料，开拓新视野，紧跟世界学术前沿，在学界关注的西域、河西、河湟、朔方等地区历史地理的热点问题方面有所建树，此正是我们重视新资料的宗旨所在。

三 本书研究现状的回顾

本课题涉及的民族问题复杂，包括唐朝与突厥、西突厥，以及吐谷浑、吐蕃等民族关系。对于这些民族史的研究，中外学者的成果颇丰。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为西北的历史地理问题，自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西北民族边疆问题日益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早期以徐松、张澍、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以后代不乏人，前后相继，成果蔚为大观；而西方学界，自20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对中亚探险猎取大量的文物与文书以来，也展开了对亚洲民族与历史地理及其古代文明的研究。中西合璧，相互辉映，共同推进了我国西北古代民族与历史地理的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中，传统史料方面，首先，我国具有历代修史的传统，传统史料很多，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典籍文献，如两《唐书》《通典》《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六典》《唐会要》《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其次，各类类书、杂史、唐人文集与笔记等数量颇多，典型者如《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

自20世纪初发现敦煌吐鲁番文献以来，仅敦煌汉文文献总数就在5万件以上。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可资利用的敦煌文献已十分齐备，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各国大宗藏品已陆续出版，为学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吐鲁番文书自20世纪70年代由唐长孺先生负责整理后，已整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出版（另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全四卷）。而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也在不断公布。